

李丹 編



哈佛燕京圖書館書目叢刊第十七種

美國哈佛大學
哈佛燕京圖書館藏
中國舊方志目錄

Catalogue of Old Local Chronicles
of China in the Harvard-Yenching Library,
Harvard University, U.S.A.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李丹 編

哈佛燕京圖書館書目叢刊第十七種

美國哈佛大學 哈佛燕京圖書館藏 中國舊方志目錄

Catalogue of Old Local Chronicles
of China in the Harvard-Yenching Library,
Harvard University, U.S.A.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 桂林 ·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美國哈佛大學哈佛燕京圖書館藏中國舊方志目錄 /
李丹編. —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3.2
ISBN 978-7-5495-3428-9

I. 美… II. 李… III. 哈佛大學—院校圖書館—
地方志—圖書館目錄—中國 IV. Z88: K29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13）第 021941 號

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出版發行

（廣西桂林市中華路 22 號 郵政編碼：541001
網址：<http://www.bbtpress.com>）

出版人：何林夏

全國新華書店經銷

廣西民族印刷包裝集團有限公司印刷

（廣西南寧市高新區高新三路 1 號 郵政編碼：530007）

開本：787 mm × 1 092 mm 1/16

印張：38.5 字數：860 千字

2013 年 2 月第 1 版 2013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定價：368.00 元

如發現印裝質量問題，影響閱讀，請與印刷廠聯繫調換。

Treasures for Scholars Worldwide

前言

引言

方志是中國特有的文化遺產，是中華文化的重要載體。它以一地一志為基本單位，縱則成歷時的年鑒式累積，橫則成共時的區域式聯合，構成一幅幅廣闊的歷史畫卷，彌補了國史記載時間與空間之不足。在“體國經野”的中國傳統社會中，方志以其繁多的種類、豐富的數量構成了古典文獻中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在現代學術視野中，方志則是考古學、史學、語言學、政治學、經濟學、社會學、民族學、天文學和地理學等等諸多學科的重要參考資料，具有很高的研究價值。

方志流傳十分廣泛，目前，世界上許多國家的圖書館都有不同程度的收藏。作為海外重要的中國文獻收藏機構之一，美國哈佛大學哈佛燕京圖書館所藏的中國地方志一直讓人稱道不已。2011年1月至12月，我在哈佛燕京圖書館訪問一年，得以了解這裏對中國舊方志的豐富收藏，並有幸獲得館長鄭炯文先生的信任，承擔起這樣一項工作：為該館珍藏的方志編纂一部目錄。而這本《美國哈佛大學哈佛燕京圖書館藏中國舊方志目錄》^[1]，正是這項工作告一段落的一個報告。它是以哈佛燕京圖書館編目系統中1949年以前編纂出版的中國舊方志書目記錄為基礎，加以整理編輯而成的。目的就是為了更全面地呈現哈佛燕京圖書館藏中國舊方志的整體風貌，使讀者更方便快捷地使用中國方志。

[1] 按：本書所收錄的方志以行政區劃分類，範圍包括一統志、通志、府志、州志、廳志、縣志、鄉土志、里鎮志、衛志、所志、關志、島嶼志，以及一些具有志書體例和內容的方志初稿、採訪冊、調查記等，山、水、寺廟、名勝等志不予收錄。

一、方志收藏現狀

自 1949 年以來,大陸、臺灣和香港地區,以及日本、歐洲、美國都有中國舊方志目錄的出版。以目前的資料統計^[1],中國舊方志今存於世者約九千種。從可查的各種目錄中,我們得到如下的幾組數據:

表一:存世的中國舊方志數量

現存方志總量	近 9000 種
宋代以前	3 種
宋代	28 種
元代	9 種
明代	942 種
清代	6000 餘種
民國	1100 餘種

表二:方志收藏情況

中國大陸地區	公共圖書館	國家圖書館:6000 餘種(含膠捲)
		上海圖書館:5400 餘種(含膠捲)
		南京圖書館:4000 餘種
	研究型圖書館	中國科學院:4200 餘種(含膠捲)
		北京大學:4000 餘種
		南京大學:3600 餘種
臺灣地區(包括臺北故宮博物院、臺灣大學圖書館、中研院史語所傅斯年圖書館等十二家收藏機構)	4530 種	

[1] 在對現存方志數量的數據統計中,參考了一系列的方志目錄,主要有《中國地方志聯合目錄》、《中國地方志總目提要》、《北京圖書館普通古籍總目·地方志門》、《上海圖書館地方志目錄》、《南京大學圖書館藏地方志目錄》、《中國科學院圖書館館藏地方志目錄》、《中華民國台灣地區公藏方志目錄》、《中國地方志目錄》(香港大學馮平山圖書館藏書)、《日本主要圖書館、研究所藏中國地方志聯合目錄》、《中國地方志流播日本研究》、《歐洲圖書館藏中國方志目錄》、《英國各圖書館所藏中國地方志總目錄》、《美國國會圖書館藏中國方志目錄》、《芝加哥大學遠東圖書館藏中文地方志目錄》等等,行文方便,不一一標注。

續表

香港地區	1700 餘種(多影印本和膠捲)
日本(包括五十三家圖書館與文庫收藏機構)	4000 餘種
歐洲	2500 餘種
美國	國會圖書館:3200 餘種 哈佛燕京圖書館:?(詳見下文) 芝加哥大學遠東圖書館:1700 餘種 哥倫比亞大學東亞圖書館:1650 餘種 耶魯大學東亞圖書館:1400 餘種

二、哈佛燕京圖書館館藏方志概述

哈佛燕京圖書館的方志收藏一直爲人所稱道,目前可以查到的各種數據,其資料主要來源于第二任館長吳文津先生在《漢學研究》第 03 卷第 2 期上發表的《哈佛燕京圖書館中國方志及其他有關資料存藏現況》一文^[1],文中對哈佛燕京所藏的方志進行了全面的分析與對比,吳先生的統計數據是三千八百五十八種(原本方志三千二百四十一種,膠捲及複製本六百十七種),最早的是[正德]《姑蘇志》,1506 年刊本,最新的《臺南市志》,1978 年出版。數量在歐美地區排名第二,僅次於美國國會圖書館。具體數據如下:

表三:吳文津先生 1985 年統計數據

時代	總量	原本	複印	膠捲
宋代	38	0	34	4
元代	19	0	12	7
明代	579	61	107	411
清代	2483	2473	0	10
民國	739	737	0	2
總計	3858			

[1] 吳文詳見《漢學研究》第 03 卷第 2 期(總第 06 期),方志學國際研討會論文專號第 1 冊,第 369—378 頁,1985 年 12 月。

吴先生的數據統計時間是在 1985 年,是對館藏全部方志的統計^[1],其中包括了 1949 年之後的影印本、整理本古舊方志與新修的方志。爲了更清晰地展示原貌,我們這次的整理,在時間與形式上都有所限制,僅收錄 1949 年以前編纂出版的舊方志,按照舊方志的存在形式分爲三種:原本方志、縮微方志、影印方志。詳見下表:

表四:2011 年哈佛燕京圖書館的方志收藏統計

存在形式	定義	種數	
原本方志	館藏原書,1949 年之前出版	2922 種(善本 764 種),30230 冊	
		明代	32 種
		清代	2305 種(順治至乾隆 732 種)
		民國	585 種
縮微方志	無紙本,僅以膠捲形式存在 (不包括以館藏紙本方志拍攝的膠捲)	441 種	
		宋代	5 種
		元代	3 種
		明代	376 種
		清代	45 種
		民國	12 種
大型影印方志叢書	1949 年以來影印出版的大型方志叢書(不包括綜合性叢書中的方志、單行本影印方志、整理本舊方志)	4521 種(此數字仍在不斷增加中)	

表五:原本方志以行政區劃統計

一統志	4					
省份	總量	省志	府(州、廳)志	縣志	鄉鎮志	其他
河北省	279	9	44	218	8	0
山東省	275	5	44	208	17	1
山西省	239	5	39	192	1	2

[1] 按:時代久遠,吴先生當年所做統計的依據是卡片目錄還是核對原書今已不可考證,歷史原因,今天實際館藏已略有變化。

續表

省份	總量	省志	府(州、廳)志	縣志	鄉鎮志	其他
河南省	224	8	33	182	0	1
江蘇省	210	3	43	120	40	4
四川省	209	5	34	166	4	0
浙江省	208	4	37	151	16	0
陝西省	177	5	43	119	9	1
江西省	126	4	25	97	0	0
湖北省	122	5	28	87	1	1
廣東省	113	4	24	79	6	0
湖南省	99	4	19	72	4	0
安徽省	94	6	19	68	1	0
福建省	75	6	16	51	2	0
雲南省	53	8	19	24	0	2
廣西壯族自治區	50	3	19	28	0	0
甘肅省	49	2	14	33	0	0
上海市	47	0	8	27	11	1
重慶市	41	0	10	31	0	0
遼寧省	37	7	2	26	2	0
北京市	32	0	14	17	1	0
貴州省	22	3	11	7	0	1
吉林省	18	4	1	10	3	0
臺灣省	17	3	9	5	0	0
天津市	16	0	6	9	0	1
海南省	16	4	3	9	0	0
內蒙古自治區	16	3	5	6	1	1
新疆維吾爾自治區	16	15	1	0	0	0
黑龍江省	14	1	1	10	1	1
西藏自治區	10	10	0	0	0	0

續表

省份	總量	省志	府(州、廳)志	縣志	鄉鎮志	其他
寧夏回族自治區	9	2	4	3	0	0
青海省	3	1	2	0	0	0
澳門	2	0	2	0	0	0
總計	2922	139	579	2055	128	17

在此次的統計中,我們按照傳統的相對狹義的方志定義來選擇,以行政區劃來劃分,未收錄山、水、寺廟、名勝等志。但依然可以看到,哈佛燕京圖書館的方志收藏,無論是種類、數量還是存在形式都是相當豐富的。僅以原本方志來看,範圍涵蓋全國,其中河北、山東、山西、河南、江蘇、四川、浙江等省較多。大到通志府志,小至縣志鄉鎮志,均有收錄,且以最基礎的縣志為最多。

三、館藏方志特色

從以上各種數據中可以看到,哈佛燕京的方志收藏數量非常可觀,在海外的方志收藏中佔據重要地位。不僅如此,在收藏的品質上也有可圈可點之處(僅以原本方志統計)。

從版本價值而論,館藏有明代刻本 32 部,為全美之首。在清代的方志中,有 732 種是乾隆六十年(1795)之前的善本,具有重要的研究價值。^[1] 在這些刻本中,有不少是稀見之本。其中[嘉靖]《吳江縣志》、[嘉靖]《廣西通志》,在中國國內各存 2 部,而[萬曆]《潞城縣志》、[崇禎]《江陰縣志》則是存世的孤本。其他如[萬曆]《昆山縣志》、[萬曆]《武定州志》、[萬曆]《華陰縣志》、[崇禎]《乾州志》、[雍正]《太原縣志》等也都很罕見。^[2] 有的方志中還有名家批點,如[康熙]《常熟縣志》,即為清末帝師翁同龢所藏,第一冊封面上有翁同龢手書書名,卷中亦多有批校與按語,為罕見之本。^[3]

從資料價值而言,哈佛燕京收藏的方志中,絕大多數是縣志與鄉鎮志,這些最原始的資料,對學術研究有很大的幫助。方志的編纂過程,是資料由下而上的搜集整理過程。從微觀史學的立場來看,越是區域單位小的方志,歷史的真實性與整體性就會越強,可以

[1] 對這些善本方志價值的揭示,哈佛燕京圖書館已請專家撰述提要,稍後即出版面世,此不贅言。

[2] [萬曆]《潞城縣志》、[萬曆]《武定州志》、[崇禎]《乾州志》、[崇禎]《江陰縣志》已經影印出版,詳見《美國哈佛大學哈佛燕京圖書館藏中文善本彙刊》第十四、十五冊。

[3] 沈津先生有專文論述,《翁同龢批校本〈常熟縣志〉》,詳見《書叢老蠹魚》,沈津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 2010 年版,第 18—25 頁。

認識更為底層的社會原生態，史料價值也就越高。縣志、鄉鎮志作為較小區域單位的方志，許多詳細內容為州府志乘所未備，有拾遺補闕的作用，更具有獨特的史料價值。

民國方志的收藏也很有價值。民國是中國封建帝制進入憲政的時期，此前的志書體例，從內容到形式都已經不再適應新的時代。因此，對志書的編寫進行創新變革非常必要。國民政府曾三次頒發修志法規，對修志的機構、內容、綱目、編修方法、審核辦法，以及文字表述、印刷等進行詳細規定。在編寫內容上力求詳實，注重實用，分類科學，反映當地自然與社會各方面狀況全貌，社會經濟部分的比重大大增加，並逐漸成為方志的主幹內容。此外，在形式上也發生了變化，隨着科技的發展，廣泛運用了測繪、印刷、攝影、統計等現代技術。現存民國方志有 1100 餘種，哈佛燕京收藏有 585 部民國原版方志，為民國方志的研究提供了很好的資料保證。以山東一省為例，[民國]《牟平縣志》“實業志”一門，記載了清末維新以來的實業機關、團體和實業種類，有農業、工業、商業、漁業、鹽業、航業、林業、蠶業、牧業、礦業等地方產業，還記述了此地的自然條件、物產、農業產量及產品價格，農村各階層的人口比例和經濟收入等等。[民國]《膠澳志》中有青島及其附近周年雨計分配略圖，青島周年有霧日數、有雨日數及雨量變差圖，青島周年氣象變差圖等現代科學的圖表，這在古代方志中是不可見到的。再如[民國]《霑化縣志》，前有出版說明，附纂修人員畢業學校、照片等，頗具民國方志特色。

偽滿洲國時期的方志也較有特點。偽滿洲國的產生和存在是中國現代史上的重要事件，為了穩定秩序，維持統治，偽滿政府開始推動各地編修方志。作為偽滿時期的重要文獻之一，這些方志具有相當重要的史料價值和研究價值。由於受到殖民政策的影響，出於服務偽滿政府統治的需要，當時東北方志均是站在日偽的立場上進行編修，從體例到內容都帶有鮮明的殖民烙印。在方志的編寫中，也有日本官員參與其中。哈佛燕京所藏的《海龍縣志》前有參事官荻原四郎的照片，《阜新縣志》前有阜新縣參事官阿部虎男的照片。偽滿政權在東北地區強制推行日語教育，灌輸日本文化。受此影響，日文詞彙和日文資料比較普遍地出現在此時的方志中，對當時在東北的日本企業與日本商人也都有很多記載。現存偽滿時期東北三省編修的地方志總數約 50 種，哈佛燕京共收藏 14 部，數量雖不算絕對多，但管中窺豹，亦可見一斑，能為中國近現代史諸領域的研究提供豐富素材。

四、方志收藏歷史

以不同的存在形式而分，哈佛燕京的方志收藏主要分為三個階段。這一部收藏史，既反映了方志外在形式的變化，也映照了時代的發展變遷。

1. 紙本方志的收藏

1928 年，哈佛燕京學社成立，與此同時，有了哈佛燕京圖書館的前身——漢和圖書館。

1930年起,漢和圖書館便開始收集中國方志。^[1] 三十年代的中國大陸,社會動蕩,戰亂頻仍,大量的古籍藏書散出,方志作為研究中國的第一手資料,成為當時各國、各研究機構的熱門之選。1935年,裘開明館長撰寫題為《哈佛圖書館的中國地方志》(“Chinese Local Histories in the Harvard”)的報告^[2],論述了中國地方志的特點及重要性,要求增加用於購買這類文獻的經費。報告得到哈佛燕京學社圖書館委員會的通過,此後的一個時期,哈佛燕京通過各種途徑,包括向國內古舊書店直接徵集購買,或委托國內圖書館、國內學者代購等方式,大量購買方志,一時之間,方志為之紙貴。《書林逸話》中曾有記載:“哈佛燕京等處,凡方志書只要為其目錄所無者,任何高價,均必購置。”^[3]可見當日收購之迫切。因此,原本方志收藏數量飛速增長,在裘開明館長每年的館長年度報告^[4]中,我們得到了如下的數據:

表六:哈佛燕京圖書館藏方志年度報告表統計

年份	1935	1936	1937	1938	1939	1940	1941	1942	1943	1946	1947	1948	1949
種類	678	902	974	1300	1924	2301	2571	2622	2628	2692	2806	2837	2869

從表格中每年遞增的數量可以看出,方志收藏在三十年代後期飛速增長,到1949年,已經達到2869種,與今日的2922種收藏相差無多。在1949年之後,主要因為政治因素的影響,原本方志的收藏漸趨緩慢,所增甚少。

哈佛燕京對方志收藏的理念是藏以致用,將方志作為為各個學科提供資料的源泉,不拘時代,廣泛收藏。這一理念,我們從裘開明館長與當時的哈佛燕京學社社長葉理綏的通信中可以看到。1936年3月20日,裘開明向葉理綏提交1935—1936學年度漢和圖書館財務報告和1936—1937學年度漢和圖書館預算計劃,他認為地方志對很多分支學科的研究都具有相當重要的意義,這類著作包括中國各個地區的地形、歷史、歷史地理和人物傳記、考古、經濟,以及重要的統計資料。1938年2月18日,葉理綏在給裘開明的信中也表明自己的觀點:“我們不僅對善本方志感興趣,而且對一般的方志也感興趣,這樣每個省都能通過地方歷史的形式展現出來……不要太熱衷於買珍本,要知道我們需要的是——一個運作的圖書館。”^[5]這一採訪理念,一直貫徹到今天。

[1] 哈佛燕京圖書館在1930年之前是否收有方志不得而知,但開始大規模收集中國方志,始於1930年。在這一年的11月15日,裘開明館長開始打算購買方志,補充館藏。詳見《裘開明年譜》1930年11月15日所收裘開明信函,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9年版。

[2] 報告詳見《裘開明年譜》1935年的記錄。

[3] 謝興堯《書林逸話》,見《堪隱齋隨筆》,遼寧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28—29頁。

[4] 詳見《裘開明年譜》中收錄的各年度館長工作報告。

[5] 裘開明與葉理綏的通信詳見《裘開明年譜》1936與1938年記錄。

2. 縮微方志的收藏

1949 年之後，隨着新中國的成立，政府對古籍的市場流通進行了限制，哈佛燕京的館藏紙本方志數量增長緩慢，開始轉向縮微膠捲的收藏。最早的膠捲方志來自美國的國會圖書館，這裡曾經暫存了一批因躲避戰亂而轉運至此的國立北平圖書館的善本（現存臺北故宮博物院），其中有很多稀見的方志。此後，又陸續向臺北國立中央圖書館和日本東京內閣文庫購買了大量稀見方志的膠捲，以補充館藏。這些縮微方志幾乎全是善本，極其珍貴。此外，哈佛燕京也將本館所藏的部分方志拍成膠捲，方便讀者閱覽。目前館藏的全部縮微舊方志的總量有 1900 餘部。^[1]

3. 影印方志叢書的收藏

哈佛燕京圖書館大型影印方志叢書的收藏主要分為兩個系統。二十世紀六十年代開始，臺灣地區曾經大規模影印了一系列方志叢書，如《新修方志叢刊》、《中國方志叢書》等等。到了二十世紀八十年代，隨着經濟文化事業的發展，中國大陸也開始大規模影印出版方志叢書，如《宋元方志叢刊》、《天一閣藏明代方志選刊》、《日本藏中國罕見地方志叢刊》、《中國地方志集成》、《著名圖書館藏稀見方志叢刊》系列等。這些大型方志叢書的影印出版，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彌補圖書館館藏原本方志的不足。哈佛燕京圖書館對這些影印方志叢書收藏是不遺餘力，幾乎囊括了全部，並且還在不斷地遞增。這些影印方志與原本方志、縮微方志一起，相互補充，形成了豐富的方志資料庫，為海內外學者提供了非常便利的幫助。

五、原本方志的價值與意義

一直以來，哈佛燕京圖書館以其豐富的資料收藏與先進的服務理念，吸引了海內外的學者。在高科技飛速發展、影印再造的水平更加高超、電子資源越發普遍的今天，哈佛燕京所藏的這些傳統的紙本方志的意義何在？就內容來說，不同形式的同一種方志，內容應該是一樣的。那麼，在內容之外，形式又有哪些特殊意義？地方志作為一種文化產品，也是社會發展的一個縮影。除了文獻個體帶給學者的資料性、紙本古籍形式體現的文物性之外，作為一種群體的存在，這批文獻資料還具有很多的社會學與文化學的意義與價值。

1. 書籍聚散之考查

中國的古籍，聚散無常，但從書中的鈐印題跋，却可考證出其輾轉流傳，來去蹤跡。是以，縱是內容完全相同的古籍，却有着不同的命運，從中可見其流散。如[嘉靖]《雍大記》一書，鈐有“春艸閑房”、“惠棟之印”、“紅豆書屋”、“柯逢時印”，可知此書從明末清初

[1] 此數量是包括了複本膠捲與以館藏紙本方志為底本拍攝而成的膠捲。

金俊明，經惠棟，傳至晚清柯逢時之手。再如[萬曆]《昆山縣志》一書，鈐有“八千卷樓藏書之記”、“嘉惠堂丁氏藏書之記”，知此書曾為著名藏書家丁丙的八千卷樓所藏。[康熙]《常州府志》上鈐有“海上武陵季子少梅氏珍藏書畫印”，乃清代著名收藏家顧少梅的藏書。乾隆《天津府志》，藏書印為“長白完顏氏半畝園珍藏留記”、“琅嬛妙境藏書圖記”，乃是光緒年間內務府總管大臣、刑部尚書麟慶的藏書。

2. 民國舊書業之考查

民國時期，大量古籍流散，在許多大中城市形成了古籍市場，北平、上海、蘇州、杭州等地出現很多古舊書店。哈佛燕京的很多方志就是從這些書店郵購而來。1935年8月1日，裘開明先生起草向中國各古籍書店徵集所售中文方志及叢書目錄之通告。1936年5月25日，裘先生又在寄往中國內地各古籍書店訂購方志的訂單上附注文字如下：“請將所選購的各類各種方志彙集後，代做中國藍布函套，外面用白色油墨寫書名、卷數等；各書函套做好，即請由郵掛號寄來。”^[1]直到今日，在哈佛燕京所藏的原本方志的函套上，還可以看到當時古舊書店的印章或貼條。這些古舊書店在北京的主要有邃雅齋、德友堂、文芸閣、松筠閣、崇文齋、悅古齋，上海有富晉書社、受古書店，蘇州有來青閣，杭州有抱經堂。更有意思的是，這些書店的印章刻有中英文雙語，上面不僅有店名，還有地址，如北京的邃雅齋印着“From: Ts'ui Ya Chai Bookstore, 192 Liu Li Ch'ang, outside Ho-p'ing-men, Peiping, China. 中國，北平和平門外琉璃廠一九二號邃雅齋書店寄”。這些資料，對我們研究民國舊書業的生存狀況，考查古籍的流散都大有幫助。

3. 出版發行業之考查

牌記是古籍的一個重要內容，對版本的判斷有重要幫助。哈佛燕京的原本方志由於書品較好，很多方志都完整地保留了牌記。這些牌記除了幫助我們判斷該書的版本之外，還可以提供很多其他的信息。比如，反映了時代的變遷。清代牌記中的藏板之地，多在府衙與書院，到了晚清民國，則出現刻有“板藏官立小學堂”、“溫江縣圖書館藏板”等字樣的牌記。有時候，綜合多個牌記，又可以對古代的出版發行業進行考查。以廣東一省方志為例，如[嘉慶]《龍川縣志》牌記云“粵東省城學院前心簡齋承刻”，[道光]《電白縣志》牌記云“清道光五年（1825）廣州西湖街文寶齋刻本”，[光緒]《清遠縣志》牌記云“粵東省城學院前翰元樓刊刷”，[民國]《陽江志》牌記云“廣州西湖街留香齋承印”，[民國]《香山縣志》牌記云“省城西湖街墨寶樓承印”。從這些線索中，我們可以對廣州一地的刻書業有所了解。

民國時期，隨着新式印刷技術的發展，出現了很多印刷所，在一些鉛印本的民國方志的扉頁，開始出現了具有廣告性質的新式牌記，這是從古代牌記到新式版權頁的過渡。

[1] 詳見《裘開明年譜》1935年8月、1936年5月的記錄。

如《法華鄉志》的扉頁云：“松蘊鑄字印刷所……本所創辦以來，歷有年矣。自造中西銅模，異樣花邊，新式符號，注音字母，書邊銅綫，各種大小鉛字一應俱全。邇來擴充營業，添辦印刷，特請優等技師細心研究。墨色鮮明，筆劃清楚，承印書籍報章經典雜誌家譜壽啓，五彩錢票股單，如蒙委托代印，請駕臨三馬路望平街本所接洽，無任歡迎。電話：中央七五零八。”民國《青縣志》前有牌記云“天津鴻興印字館印”，亦有地址與聯繫方式：“設法界二號路七十九號，電話自動三二七四四號。”民國《滄縣志》前有文竹齋的廣告：“承印各種書籍縣志族譜，字體新穎，印刷清晰，校對精細，裝訂整齊，出品精緻，定價克己。地址：開設天津鍋店街中間。電話二局一九一五號。”這些資料，為我們考查中國近現代出版業的發展提供了有力的依據。

除了以上所述，原本方志還有很多其他的價值，在此不一一列舉。這些原本方志中的特別信息，在本目錄中都將會有所呈現。

結語

在歷時一年多的目錄編寫過程中，我一直處於一種惴惴不安、如臨深谷的狀態。首先，我擔心自己不能窮收盡採，會有遺珠之憾。儘管請哈佛燕京圖書館的技術專家鄒宗光先生幫助抓取了全部的中文電子目錄，我還是笨笨地翻遍了所有的原始方志卡片。但當我面對哈佛燕京圖書館的浩渺書海之時，總是懷疑是否已經全部囊括。其次，我擔心自己淺拙的電腦技術，會在不停的表格變換中發生錯誤。從 ACCESS 表格，到 EXCEL 表格，再到 WORD 文檔，中間反復的變換、修改，常常令我這個文科生感到莫名的緊張，只有一遍又一遍地核對。最後，我擔心自己的閱歷太淺，以我有限的古籍工作經驗，對古籍版本的一些判斷不免會有失誤。唯一可以自我安慰的是，作為編者，惟有盡力而已。我已經盡力去全面展現館藏的方志全貌，至於其中的疏漏之處，敬請方家批評指正。

本目錄的編撰出版工作得到了許多前輩和朋友的支持與幫助。在哈佛燕京圖書館工作和學習的一年是簡單、快樂而充實的，在這裡，我可以暢遊書海，心無旁騖。感謝鄭炯文館長對我的信任，給予了多方的鼓勵、寬容、支持和幫助。我的主管楊麗瑄女士與馬小鶴先生為我查閱資料提供了很多方便，古籍專家沈津先生對目錄的編寫提出了許多十分寶貴的意見。哈佛燕京圖書館的諸多同事，鄒宗光、邱玉芬、王系、戴曉琳、陳祖瑤、宋小惠、梁慧芬、李堅、王靄木、鄒士寧、吳文輝，給了我很多的關心、溫暖、感動和歡樂！復旦大學的吳格先生、龍向洋先生也提供了很多很好的方法和建議。南京大學圖書館的洪修平館長與史梅副館長，則為我創造了很好的條件，給予了許多的關照。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的何林夏先生與雷回興女士，為本書的策劃出版來回奔波，付出了辛苦的勞動。責任編輯虞勁松先生與劉文淵女士對書稿進行了最後的校對與把關。在這裏，我要再次向他們表示衷心的感謝！

凡 例

一、本目錄收錄哈佛大學哈佛燕京圖書館2011年12月24日之前收藏并編目的中國舊方志(1949年以前修纂),收錄範圍包括一統志、通志、府志、州志、廳志、縣志、鄉土志、里鎮志、衛志、所志、關志、島嶼志,以及一些具有志書體例和內容的方志初稿、採訪冊、調查記等,山、水、寺廟、名勝等志不予收錄^[1]。

二、本目錄所有條目均來源於哈佛燕京圖書館的編目記錄。分三個部分:原本方志、縮微方志、大型影印方志叢書(作為附錄)。原本方志為館藏紙本舊方志;縮微方志為館藏僅以膠捲或膠片形式存在的方志;影印方志叢書作為附錄,為1949年之後以影印的形式出版的大型方志類叢書,不包括一般影印叢書中的方志與少量單行的影印方志。

三、原本方志與縮微方志各條目的著錄內容包括:HOLLIS Number、索書號、題名、卷數、修纂者、版本^[2]、冊次、備註。題名前有編纂年代說明,用“[]”,修纂者前有朝代說明,用“()”,刊印時間以朝代年號與公元紀年相結合。

三、大型影印方志叢書著錄內容主要包括 HOLLIS Number、索書號、題名,其餘各著錄項因歷史原因,各套叢書的編目方式略有差異,為與電子檢索目錄一致,故基本保持原有編目格式,未做完全統一。

[1] 按:為保持原貌,附錄部分大型影印方志叢書中的個別山水志未做刪除。

[2] 按:由於方志的修纂人員眾多,修纂與刊刻又有一個時間過程,故此目中的修纂者與版本時代著錄與其他工具書或稍有出入。

四、原本方志與縮微方志的排列順序以《中華人民共和國 2011 年行政區域劃分》為標準，依全國各省、市、自治區分別著錄，同一地區的方志按編纂年代先後排列。大型影印叢書的順序以叢書出版的年代為序，每種叢書基本以冊次為序，或有原目錄不以冊次編排者，則以 HOLLIS Number 為序。

五、為方便讀者檢索，書後附有書名索引，以漢語拼音排序。